

甘棠絮语

人生感悟

夫天地造物，以江河为血脉；华夏立极，凭险隘作襟喉。湖口者，控楚尾而连吴头，锁鄱湖以扼长江，得“江湖锁钥”之誉，膺“兵家必争”之雄。其地左揽匡庐翠黛，右抱彭蠡烟涛，北望中原沃野，南控江右膏腴，实乃天造地设之形胜，七省通衢之要冲。今逢盛世，湖口振翅，承千年文脉，启时代新篇，恰似长江之明珠，璀璨夺目，光耀寰宇。

历史烽烟，铁马金戈铸雄魂。湖夫周属彭蠡，汉隶襄阳。陶令采菊东篱，曾醉柴桑月色；坡仙泊舟探幽，镌刻《石钟山记》。三国周郎，鄱湖练兵，点将台高峙；诸葛结盟，赤壁火攻，奠基足之基。岳武穆也兵江州，志在黄龙，憾风波遗恨。元末逐鹿，朱陈鄱湖决战，火焚巨舰，水赤天惊，定鼎大明江山。晚清鏖兵，翼王石达开铁锁沉江，火攻聚歼湘军；曾公国藩几至投江，始知百战维艰。辛亥鼎革，帝制终结，李烈钧首举义旗，湖口讨袁，檄文震宇，虽败犹荣，铸“铁血共和”丰碑。江湖交汇，水石相搏，钟鸣千古；鞋山孤耸，雾岚轻笼，守望沧桑。青石板深留辙迹，老城门静听江湖。壮怀激烈，英雄辈出，文脉渊藪，薪火永传。

今朝风华，绿水青山展新颜。洎乎共和肇建，日月重光。改革开放，日新月异。观夫今日湖口：北枕长江黄金水道，南拥鄱湖生态明珠，高速横贯，铁轨纵通，通江达海，胜胜往昔。金砂湾、银砂湾，崛起工业新城，塔吊林立，厂房栉比，钢铁有色、新材新能集群勃兴，营收千亿，“产业兴县”雄略已成。乡村振兴，流芳豆豉香飘，武山林药带绕，阡陌良田，智慧农园，生机盎然。石钟山揽江湖奇观(双钟对峙、江湖交汇、浊清分明)，游客如织；江豚湾护濒危生灵，碧波荡漾。青阳古腔、湖口草龙，双入“非遗”名录，瑰宝承传；豆豉民俗，渔舟唱晚，民风淳朴古意浓。生态立县，碧水还莺影(PM2.5稳控，总磷削减、内湖清波、矿山披绿)；“双碳”引领，光伏氢能方兴，绿色工厂星布。民生普惠，就业创业护航，教育医疗均衡；小区焕新，智慧停车便民；“一老一小”乐融融，文化书香满城。百姓共享小康之乐康。

未来可期，振翅腾飞向苍穹。展望宏图，志在百强。工业强链，聚焦“1269”“9610”，延链补链，铸现代产业高地；开放创新，深化“放管服”，优环境引凤来仪；提升枢纽功能，构建“一揽江湖”消费区，彰名江名湖之韵；振兴乡村，壮大特色农业，建设和美家园(“四融一共”新图景)；生态优先，推进EOD项目，创国家级示范。湖口之美，美在历史厚重，千年烽烟尽入诗；美在山水灵秀，江湖交汇自成画；美在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竞风流；美在朝气勃发，全域发展正当时。昔者，多少豪杰在此挥戈舞剑，写就慷慨悲歌；今者，百万儿女于斯策马扬鞭，共筑复兴梦想。

江湖激荡，见证华夏兴衰；石钟铿然，回响今古长歌。昔者以血火铸其魂，今人以智勇开新局。此所谓：一城揽尽千年事，双水奔流万古雄。莫道昔时烽烟冷，且看明日跃云龙！祈湖口永葆青春活力，承千年文脉，启时代新程。江湖之间，再铸辉煌；长江之畔，更绽芳华！天涯游子敬撰拙词以赞曰：

《沁园春·盛世湖口绽芳华》

江湖锁钥，千年古邑，今朝更好。看石钟特立，锁江揽月；江湖交汇，吐纳春秋。周瑜点将，武穆遗恨，翼王铁锁锁洪流。硝烟散，剩断垣残垒，诉说风流。

今朝壮志方遒，引无数英雄竞运筹。喜园区崛起，千亿在望；乡村焕彩，文旅优游。生态为基，民生为本，绘就宏图展大谋。待明日，看明珠璀璨，光耀神州！

与草木为邻

■ 章铜胜

清晨的闹钟响后，天才蒙蒙亮，总想在床上再赖上一会儿。睁眼看窗外，树梢如墨绿色的一柄小旗，矗立在窗口。有时，会随风轻摇。我家住在六楼，此时出现在窗口的是一棵银杏树的树梢。入夏，银杏树的叶色已然深绿，在昏暗的晨光里，绿得更深沉了。记得刚搬到这个小区时，银杏树还没有现在这样高，才几年时间，它已经高出了我家的窗口，睡在床上，就能看见它的一截树梢了。银杏的树梢，在夜与晨之间的天色里，深沉如斯，守在我的窗口，守着日月晨昏，也守着风雨而阳光，还守着我与它对视，或是彼此相忘的时光。夜里，与窗外的一棵树相邻，梦会不会更安稳些呢。我喜欢与一棵树为邻的日与夜。

学校里有一幢房子，是两层的小楼。楼外的墙体上，长满了爬山虎。春天，爬山虎的叶子嫩绿，一点一点地爬满墙上那些细而繁密的藤蔓，像是谁在墙上作画，先是试探着涂上一点嫩绿浅黄，然后再涂一点，一笔一笔地涂着，不急不缓。那些嫩绿的颜色，渐渐调深调浓，直到涂满了整个房子的墙面。我路过那儿时，总要站在旁边看一会儿，看爬山虎细细的藤蔓和密密的叶子。秋天来了，墙上爬山虎的叶子开始变红，那幢小楼整面的墙，在阳光下都绚烂起来，真是好看。有时，我更喜欢看冬天的爬山虎，叶子几乎落尽，那些细密的藤蔓，在墙上挂着，如挂毯，或是织锦。我想，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被满墙的爬山虎包围和守护着，应该是幸运而开心的吧。

我家阳台上，栽了很多花草。有白兰、米兰、兰花、昙花、山茶、月季、蔷薇、木香、牡丹、绣球、栀子、茉莉、柠檬、蜡梅、三角梅等等，还有一些多肉和仙人球类。阳台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在开。我经常在清晨，或是傍晚时到阳台上去看花。晨光熹微，或是夕阳金黄时，光线是柔和的。那些花或被清亮透明的光线包裹，或被镀上一层柔媚的光，更显其可爱了。我的书房和阳台只隔了一面墙，夜里，阳台上的花香会隐隐传来，书香氤氲在似有若无的花香里，仿佛那些文字也染上了花香。我曾想过拆除书房与阳台之间的墙，做一道玻璃幕墙，或是推拉式的门。夜读时，抬眼就能看到朦胧夜色里花草的影子，花香和植物的气息，也会时时传来。每夜，有草木伴读，眼前的文字，也会生出几分静气来的。

对于我来说，村庄和村庄周围的草木，更为亲切些。村外的田地里，是成片的庄稼。菜园里，是一畦畦蔬菜。围着村庄的土墙上，是木槿绿篱，间或有楝树、枣树、槐树之类。村里人家的房前屋后，草木相对丰富些。村外的荒坡里，有很多我不认识的草木，在其间走走，可以多识草木之名。住在一座村庄里，与其说是与草木为邻，不如说是与草木共生。想想，我们大概也是在村庄里生长的另一类草木吧。

烟水亭

■ 余博超

近来友人心烦，便邀约我一道寄情于山水之间，借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消解内心之郁结。

生活在九江，要想游山玩水真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城市中坐拥庐山，这意味着九江就藏着令人心驰神往的诗与远方。为了避开喧嚣的人群，我与友人来到庐山一处僻静的景点——马尾水景区，其位于庐山北山公路十公里至十二公里一带深山怀抱之中。

我们经由濂溪区东城村的羊肠小道抵达。或许由于交通不甚便利，来此处的游客零星。偶然看见的行人，也不过是世代生活在这“桃花源”中的居民上山打水。在这些过往行人中，我注意到一位将时光镌刻进脸庞的老者。他身着深蓝色的粗麻汗衫，穿着老布鞋，扛着一根色泽红润的扁担，两头由卷了毛的鞋带系着十升装的水桶，离我们目测约三十来米的距离。我原想上前与他攀谈，未曾想他越走越快，“健步如飞”这个词语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一般。老人家终于在马尾水售票处下方驻留，借着他打水的空隙，我得以问出心中的疑惑：“您是经常来这打水吗？您为什么坚持来这儿打水呢？”

老人家说：“如果过日子的柴米油盐不是依仗自身流淌出的汗水灌溉出来的，那么我就活得不踏实。”听闻老人家的话，友人不由露出认同的神情。友人父母将他的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条，这却令他丧失了对生活最为真实的感受。或许，将生活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吧！

进入马尾水景区，听守山人介绍，得知有两条游玩线路，一条是朝着庐山妈祖庙去的，一条是朝着状元桥去的，两者耗时接近，大约五十分分钟左右。我与友人选择状元桥路线走去。沿着马尾水的登山道路，能看见许多摩崖石刻，或是在两侧的山体上或是在溪流当中的岩石上，其中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块刻着“和光同尘”的石头。这块石头的位置蕴含玄妙，若是艳阳高照，它则惹人注目；若是乌云密布，它便毫不起眼。相比于人为的佳构，我更愿意为自然的杰作放歌。因此一路上，没做太多耽搁，我们快步朝着目的

地走去。

马尾水景区的山势不高，海拔仅有八百余米，因此我和友人很快抵达了状元桥。关于状元桥当地流传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相传雍正朝督陶官唐英幼年时家贫无力念书，幸得马尾水九峰寺住持接济从而念书，后中状元，建此桥报答寺僧养育之恩。虽然此传说有多数地方不攻自破，但还是在马尾水周边流传甚广。这绝非马尾水有意攀高枝以求提升知名度，而是人们愿意相信这样一种故事。它既涵括了“博爱”之精神，亦蕴含着“奋发”之韵味。这样导人向善的事例，我想即便是当事人也不愿反驳吧。

桥下还有唐英之子唐寅保题的“马尾泉”三字，此处离曾经名噪一时的马尾水瀑布已然不远了。马尾水瀑布不如三叠泉瀑布那般雄壮，也不如秀峰瀑布那般壮阔，但仍有其独特的魅力。马尾水瀑布的水色并非纯粹的白，假若当阳光从林隙中突围出来，漂流霎时成为一条金龙呼啸而下，潭底一泓孔雀蓝则安静地等待阳光的爱抚。这乃是道听途说，真实的场景，我与友人还未曾亲眼目睹，于是我与友人商量着要实地去探究一番。

我与友人在状元桥附近转悠了良久，也没有找到前往的路口。终于一条近乎荒废的小径引起了我与友人的注意，其实早在我们抵达状元桥时，便发现了这条路。可是这条路的样子不像能够通向梦境的路，故而我与友人便想当然地否定了它。正当我欲原路返回之际，友人为了不留遗憾，将我生拉硬拽上了这条小路。

这还能称为路吗？经风雨而摧眉折腰的竹子成为拦路的帮凶，山体上滑落的泥土将为数不多落脚的地方都布满了陷阱，路两旁的扶手抵挡不住岁月和寂寞已化身行将就木的殉道士。见着这般景象，我旋即打起了退堂鼓。奈何友人不理睬我的呼喊，只是自顾自地向密林深处坚定地走去。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生活中，有多少因为瞻前顾后而蹉跎了时光的人，其实无所谓找到一条看似最为完美的路，只要你坚定地走下去，势必能无远弗届。当然，选择一条较为艰难的路，势必会摔几个跟



涓涓细流 李 陶 摄

头。我的友人作为先锋官，摔跟头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当他掸去身上的灰尘时，突然余光瞥见了心向往之的马尾水瀑布。其真如传言中那般，瀑布颜色与众不同；不止于此，其飞流之声也别具一格。初听时似野马奔腾，再听时如孤马嘶鸣，当心完全沉静时，那声音仿佛老马低吟。

友人背了一路的相机，此刻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不顾脚下的泥泞和周遭蚊虫的侵扰，全神贯注地寻找角度，当发现一棵枯枝遮挡了马尾水瀑布的面容时，竟踏水而去将枯枝挪移开，而后聚精会神地拍

摄起来。平心而论，纵使我称赞马尾水瀑布的与众不同，但我不得不承认它在总体之上较庐山其他几处声名远扬的瀑布稍逊色。不过那又如何呢？最绚烂的风景是由自己探寻出来的！

让我们放下那无形的桎梏，找寻到正确的方向，坚定地朝着那散发着曙光的目的地进发。即便路途之上充满艰险，或最终得见的景观不如其他的胜迹，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付出与坚毅感到满足。这便是所谓的“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屏山大峡谷风情

■ 沈 师

云墨栈道

是谁 在空中挥动手臂
甩出一片幽梦
化作一片云彩
飘浮在苍翠的丛林深处
悬挂于深邃的峭壁间
行走在云墨栈道上的人
留下一串串脚印
一路追寻
从古至今

世外桃源

有人说
桃树成林的地方
未必是世外桃源
也有人说
未见桃花盛开的地方
也许正是世外桃源
到过的人都说
屏山大峡谷
藏在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
人言此是桃源地
不信桃源如许奇

六月的色彩

■ 胡全旺

一刀切下去
六月的时间纷纷破碎
像覆水无法聚合

东奔西走的人
开始着急
站在这年中的独木桥上
望着六月的色彩
怔怔地出神

一个大梦
在去年的寒冬腊月做成
跃过这个春天
带着满怀希望而来

到头来
匆忙成了能说出的字眼
其他的一概无语
面对这六月的色彩

乡愁悠悠

温暖的旧时光

■ 路来森

每次回乡下老家，我都喜欢在村庄中走一走，转一转，无他，只是想看看变化，老的景象，新的变化，老的事物在新变化中的呈现。

村庄，似乎越来越旧了。

仍有新房屋在落成，但少，可以说是极少。更多的房屋是在维护之中，坚持、坚守。一些房屋终年上着锁，也只有在新年时，大门上方张贴一副崭新的对联，

似乎在告诉人们：这一家仍有人在。乡村的一些房屋已然成了留守者，留守着自己，也留守着房屋主人的一襟情怀，一脉根系。

我看到个别房屋，门楼尚在，大门也依旧上锁紧关，但大门上张贴的对联，却已是苍白撕裂，似乎多年没有更换了。相信，这户人家至少数年没有人回家了。再看看周围的院墙，已然坍塌出几个大小不等的豁口，像一只只绝望的眼睛，望着室外依旧忙碌的世界。站立豁口边，望向院内，院内荒草萋萋，杂乱的荒草中，也许还零星地开着几朵草花，凄凄凉凉，些微的生机，反倒愈加映衬出小院的荒凉和萧寂。庭院中，也许还生长着几棵树，比如一棵石榴，几株瘦弱的丛生刺槐。门窗破败了，木质的窗框，已然变成了苍黑色，有雨道流淌的痕迹。

春天里，泥土中或许会生长出一两株桃树，或者杏树，野生野长，野得毫无条理。花开了，花朵小而弱，色彩也淡，风来摇摇，仿佛在唱着一曲忧伤的歌。每当看到此等景象，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南宋诗人戴复古写的那一首诗：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
几处败垣围古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墙倒了，并枯了，野桃兀自花开，乌鸦在野草茫茫的晨晓中，凄婉地叫响。景象如此衰败，可如今的衰败地，在从前，却处处是鲜活的人家。

尤其在秋日，这些坍塌的房子，会呈



旧时光 李 陶 摄